

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

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

周魯驥

河北大學
中文系
學報編輯部

目 录

- 侯官县烈女歼仇……………天然痴叟(1)
- 贫婪汉六院卖风流……………天然痴叟(35)
- 附录 (一)《石点头》内容提要……………(63)
- (二)《石点头》目录……………(63)
- 愚郡守玉殿生春……………周清原(64)
- 巧妓佐夫成名……………周清原(80)
- 祖统制显灵救驾……………周清原(96)
- 附录 (一)《西湖二集》原序……………(112)
- (二)《西湖二集》总目……………(114)
- (三)《西湖二集》的作者和内容……………(115)
- 失燕翼作法于贪 堕箕裘不肖惟后……………东古鲁狂生(127)
-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……………东古鲁狂生(142)
- 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……………东古鲁狂生(159)
- 附录 (一)《醉醒石》原序……………(170)
- (二)《醉醒石》目录……………(171)
- (三)《醉醒石》的作者和内容……………(171)
- 白堤政迹……………墨浪子(173)
- 附录 (一)《西湖佳话》序……………(191)
- (二)《西湖佳话》目录……………(192)
- (三)《西湖佳话》的作者和内容……………(192)
- 合影楼……………李渔(194)

夺锦楼.....李渔(216)

鹤归楼.....李渔(229)

附录 (一)《十二楼》原序.....(256)

(二)《十二楼》目录.....(257)

(三)《十二楼》的作者、内容及其他.....(259)

七松园弄假成真.....酌元亭主人(263)

百和坊将无作有.....酌元亭主人(286)

走安南玉马换猩绒.....酌元亭主人(302)

掘新坑慳鬼成财主.....酌元亭主人(326)

附目 (一)《照世杯》序.....(359)

(二)《照世杯》的作者和内容.....(359)

溺爱子新丧邀串戏.....墨憨斋主人(361)

附录 (一)《十二笑》引.....(375)

(二)《十二笑》目次.....(376)

二桥春

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活云华终配真才士...笔练阁主人(378)

附目 (一)《五色石》序言.....(411)

(二)笔练阁编述《五色石》目次.....(412)

高宗朝大选群英.....墨憨斋主人(414)

附录 (一)《二刻醒世恒言》序.....(425)

(二)《二刻醒世恒言》目录.....(425)

看得伦理真 写出奸徒幻.....西湖浪子(427)

附录 (一)《三刻拍案惊奇》序.....(440)

(二)《三刻拍案惊奇》目次.....(441)

话本小说(北京图书馆藏).....(443)

解放以来话本小说论文索引

后 记.....(496)

侯官县烈女歼仇

梁山感杞妻，痛哭为之倾⁽¹⁾。金石忽堑开，都繇激深情。东海有勇妇，何惭苏子卿⁽²⁾。学剑越处子⁽³⁾，超忽若流星。捐躯报夫仇，万死不顾生。白刃耀素雪，苍天感情诚。十步两趯跃⁽⁴⁾，三呼一交兵。斩首掉国门⁽⁵⁾，蹴踏五藏行⁽⁶⁾。豁此伉儷愤⁽⁹⁾，灿然⁽⁸⁾大义明。北海李使君⁽⁹⁾，飞章奏天庭⁽¹⁰⁾。舍罪⁽¹¹⁾警风俗，流芳播沧瀛⁽¹²⁾。名在列女籍⁽¹³⁾，竹帛⁽¹⁴⁾已光荣。淳于免诏狱，汉玉为缁紫⁽¹⁵⁾。津妾一棹歌，脱父于严刑⁽¹⁶⁾。十子若不肖，不如一女英。豫让斩空衣⁽¹⁹⁾，有心竟无成。要离杀庆忌⁽¹⁸⁾，壮夫所素轻。妻子亦何辜，焚之买虚声。岂如东海妇，事立独扬名。

这首诗，乃李太白学士因当时东海有妇人，为夫报仇，白昼杀人都市，羨其勇烈而作⁽¹⁹⁾。其间引着缁紫豫让等几个古人的事迹，分明说男子不如妇女的意思。此言虽非定论，然形容此妇，十步两趯跃，三呼一交兵之句，无异楚霸王喑哑叱咤，千人自废的景状⁽²⁰⁾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比着斩空衣的豫让，真不可同日而语。但称东海有勇妇，又说学剑

越处乎，可见此妇素有勇力，又会武艺，故敢与男子格斗。大凡人有了勇力武艺，胆气先壮，若又逞着忿怒，这杀人的事，常要做出，所以还未足为奇。如今在下说一个娇娇怯怯，香出弱质，平日只会读书写字，刺绣描花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一般也与丈夫报仇，连杀十数余人。比东海勇妇，岂不更胜一筹？这桩故事说出来时，直教：

贞娘添正气，淫汉退邪心。

话说宋朝靖康⁽²¹⁾年间，威武州侯官县，有个士人，姓董名昌，表字文枢，生得风姿美好，才学超群。早年丧母，其父董梁秀才，复娶继母徐氏。董昌到十四岁上，父亲又一病去世。本来没甚大家事，薄薄有几亩田产，止堪供糟粥膏火。争奈徐氏贪食性懒，不肯勤苦作家，因此董昌外貌虽以继母看待，心中却不和睦。徐氏只倚着晚娘名分，做出许多恶状。董昌无可奈何，远而敬之，一味苦功读书。却好服满，遇着岁考，去应童子试，便得领案入泮⁽²²⁾。那时豪家富室，争来要他为婿。董昌自想是个穷儒，继母又不贤慧，富家女子，习成骄傲，倘或两不相下，争论是非，反为不美，为此都不肯就。只情愿觅诗礼人家为婚，方是门当户对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大凡初进学的秀才，广文先生⁽²³⁾每月要月考，课其文艺，申报宗师，这也是个旧例。其时候官教谕⁽²⁴⁾姓彭名祖寿，号古朋，就是仙游人，虽则贡士⁽²⁵⁾出身，为人却是大雅。新生赞仪⁽²⁶⁾，听其厚薄，不肯分别超超上上等户，如钱粮一般征索，因此人人敬爱。其年彭教谕六十八岁，众新生道，已近古稀，各凑小分奉贺。彭教谕乘着月考之期，治具一酌，答其雅情。到晚文完，方要入席，恰好有个故人来相访。此人是谁？覆姓申屠，名虔，别号退翁，长乐人氏。

原是个有意思的秀才，指望上进，因累试不第，又见六贼⁽²⁷⁾乱政，百姓受苦，四方盗贼丛生，干戈侵扰，无有虚日。知得时事不可为，遂绝意取进，寄情山水，做个散人。与彭教谕通家相好，特来访问。相见已毕，就请登筵。申屠度年纪又长，且是远客，遂坐了首席。佳宾贤主，杯觥酬酢，十分欢洽。

饮酒中间，申屠度遍将少年秀才来看，看到董昌一貌非凡，便向彭教谕取他月考文字来看，你道他为何要看董昌文字？原来申屠度当年结发下一儿一女，儿名希尹，女名希光。中年妻丧，也不续娶，自己抚育这两个子女。此时女儿年已一十六岁，天生得柳叶眉，樱桃口，粉捏就两颊桃花，云结成半弯新月。缕金裙下，步步生莲；红罗袖中，丝丝带藕。且自幼聪明伶俐，真正学富五车⁽²⁸⁾，才通二酉⁽²⁹⁾。若是应试文场，对策便殿，稳稳的一举登科，状元及第。只可惜戴不得巾幘，穿不得道袍，埋在粉黛丛中，胭脂队里。希尹一般也有才学，只是颖悟反不及妹子。这希光名字，本取希孟光⁽³⁰⁾之意。然孟光虽有德行，却生得又黑又肥，怎比得此女才色兼全，世上无双，人间绝少。申屠度酷爱女儿才学，所以亲朋中来求婚的，一概不许，直要亲眼选个好对头，方许议婚。不道来访彭教谕，凑巧遇着款待众秀才，从中看中了董昌，为此讨他文字来看。他本来原是高才，眼中识宝，看见董昌才称其貌，欲将希光嫁与他。当晚剪烛再酌，忽然明伦堂上一声鹊噪，又一声鸦鸣，彭教谕道：“黄昏时候，那有鸦鸣鹊噪之事，甚是可怪！”申屠度笑道：“从来鹊噪非喜，鸦鸣不凶，凶吉事大，这禽鸟声音，何足计较。不揣⁽³¹⁾口吟一对联，若这新秀才中，接口对出者，决定他年连中三元⁽³²⁾。”彭教谕点头应道：“如此

极妙。”申屠虔即出一联道：

鹊噪鸦鸣，凶非凶，吉非吉；

总不若岐山威凤，凤舞鸾翔。

众秀才一个也对不出，独有董昌对道：

牛神蛇鬼，瑞不瑞，妖不妖；

却何如雒水灵龟，龟登龙扰。

众秀才一齐称快，彭教谕也道他才调高捷，他人莫及。

申屠虔虽则称赏，细味其中意思，言神言鬼，其实不祥；龟至于登，龙至于扰，俱不是佳兆。但喜此子有才有貌，与希光果是一对，不信阴阳，不取讖语，便也不妨。若错过此姻缘，总然门当户为，龟鹤夫妻⁽³³⁾，决非双璧⁽³⁴⁾。便于席上倩教谕作伐，成就两家之好。董昌听见教谕称其女才貌兼全，又是诗礼之家，满口应允。申屠虔性子古怪，但要得个好婿，并不要纳聘下礼，只教选定吉日良时，竟来迎娶便了。董秀才一钱不费，白白里就定了一房亲事，这场喜事，岂非从天降下。正是：

只凭一对作良媒，不用千金为厚聘。

当夜宴席散了，明早申屠虔即归长乐，整备嫁女妆奁。那知儿子希尹，年纪才得二十来岁，志念比乃翁更是古怪恬淡。他料天下必要大乱，不想读书求进，情愿出居海上，捕鱼活计，做个烟波主人。申屠虔正要了却向平之愿，自去效司马遨游；为此一凭儿子做主，毫不阻当。希尹置办了渔家器具船只，择日迁移。希光乃作一诗与哥哥送行，诗云：

生计持竿二十年，茫茫此去水连天。

往来潇洒临江庙，昼夜灯明过海船。

雾里鸣螺分港钓，浪中抛缆枕霜眠。

莫辞一棹风波险，平地风波更可怜。

希尹看了道赞：“好诗好诗！但我已弃去笔砚，不敢奉和了。”他也不管妹子嫁与不嫁，竟携妻子迁居海上去了。看看希光佳期已近，申屠虔有个侄女，年纪止长希光两岁，嫁与古田医士刘成为继室。平日与希光两相亲爱，胜如同胞，闻知出嫁，特来相送。至期，董秀才准备花花轿子，高灯鼓吹，唤起江船，至长乐迎娶。他家原临江而居，舟船直至河下。那申屠虔家传有口宝剑，挂在床头，希光平日时时把玩拂拭。及至娶亲人已到，尚是取来观看，恋恋不舍。申屠虔见女儿心爱，即解来与他佩在腰间，说道：“你从来未出闺门，此去有百里之遥，可佩此压邪。”希光喜之不胜，即拜别登轿下舟，申屠虔亲自送女上门。希光下了船，作留别诗一首云：

女伴门前望， 风帆不可留。
岸鸣楸叶雨， 江醉蓼花秋。
百岁身为累， 孤云世共浮。
泪随流水去， 一夜到闽州。

虽吟了此诗，舟中却无纸笔，不曾写出。到了郡中，离舟登轿，一路鼓乐喧天，迎至董家。教谕彭先生是大媒，纱帽圆领，来赴喜宴。新人进门，迎龙接宝，交拜天地祖宗，三党诸亲，一一见礼。独有继母徐氏，是个孤身，不好出来受礼。董秀才理合先行道达一声，因怀了个次日少不得拜见的见识，竟不去致意，自成礼数。徐氏心中大是不悦，也不管外边事体，闭着房门，先自睡了。堂中大吹大擂，直饮至夜阑方散。申屠虔又入内房，与女儿说道：“今晚我借宿彭广文斋中，明日即归，收拾行装，去游天台雁宕，有兴时，直到泰山而返。或遇可止之处，便留在彼，也未可知。为妇之道，你自晓得，谅不消我分付，但须劝官人读书为上。”

希光见父亲说要弃家远去，不觉慨然说道：“他乡虽好，终不如故里，爹爹还宜早回。”申屠虔笑道：“此非你儿女子所知。”道罢相别。董昌送客之后，进入洞房，一个女貌兼了郎才，一个郎才又兼女貌。董官人弱冠之年，初晓得撩云拨雨；申屠姐及笄之后，还未谙蝶浪蜂狂，这起头一宵之乐，真正：

占尽天下风流，抹倒人间夫妇。

到次早请徐氏拜见，便托身子有病，不肯出来。大抵嫡亲父母，自无嫌鄙。徐氏系晚娘，心性多刻，虽则托病，也该再三去请一请。那董昌是个落拓人，说了有病，便就罢了，却象全然不作准他一般。徐氏心中一发痛恨，自此日逐寻事聒噪，捉鸡骂狗。申屠娘子一来是新媳妇；二来是知书达礼的人，随他乱闹，只是和颜悦色，好言劝解，不与他一般见识。这徐氏初年原不甚老成，结拜几个十姊妹，花朝月夕，女伴们一般也开筵设席。遇着三月上巳⁽³⁵⁾，四月初八浴佛⁽³⁶⁾，七夕穿针，重九登高，妆饰打扮，到处去摇摆。当日董梁在日，诸事凭他，手中活动，所以行人情，赶分子，及时及景的寻快活。轮到董昌当了家，件件自己主张，银钱不经他手，便没得使费，只得省缩。十姊妹中，请了几遍不去，他又做不起主人，日远日疏，渐渐冷淡。过了几年，却不相往来，间或有个把极相厚的，隔几时走来望望。及至董昌毕婚之后，看见他夫妻有商有量，他却单单独自没瞅没睬，想着昔年热闹光景，便号天号地的大哭一场。董昌颇是厌恶，只不好说得。

时光迅速，董昌成亲早又年余，申屠妻子已是身怀六甲，到得十月满足，产下一儿。少年夫妇，头胎便生个儿子，爱如珍宝，惟徐氏转加不喜。一日清早，便寻事与董昌

嚷闹，董昌避了出去。没对头相骂，气忿忿的坐在房中。只见一个女人走将入来，举眼看时，不是别个，乃是结拜姐姐姚二妈。尝言恶人相见，分外眼青。徐氏一见知心人，回嗔作喜，起身迎迓道：“姐姐，亏你撇得下，足足里两个年头不来看我了，今日甚么好风吹得到此。”姚二妈道：“你还不知道，我好苦哩！害脚痛了年余，才医得好。因勉强走动了，还常常发作。近时才始全愈，为此不能够来看你，莫怪莫怪。”徐氏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却错怪你了。”取过杌儿⁽³⁷⁾请他坐下。

姚二妈袖中摸出两个饼饵递与道：“昨日我孙儿周岁，特地送拿鸡团与你尝尝。”徐氏接来放过，说道：“好造化，又有孙儿周岁了。”又叹口气道：“你与我差不多年纪，却是儿孙满堂，夫妻安乐。象我这鳏寡孤独，冰清水冷，真是天悬地隔。”说还未了，两泪双垂。姚二妈道：

“阿呀！我闻得董官人已娶了娘子，你现成作婆，正好自在受用。巴得董官人一朝发达，怕继母不封赠做老夫人，老奶奶，还有甚不足意，自讨烦恼。”徐氏道：“不说不知，当初我进董家门来，昌官还只得三四岁，也亏我抚养成人。如今成人长大，不看我在眼里。就是做亲大礼，也不请我拜见。每日间夫妻打伙作乐，丢我在半边，全然不睬。不要说别样，就是饮食小事，他夫妻两口，大鱼大肉，我做娘的，只是一碗菹菜汤，勉强咽饭。间或事忙，连这粗茶淡饭，常至缺少。真是个前人田地，后生世界，孤孀寡妇，好不苦恼！”言罢拍台拍凳，放声大哭。惊得申屠娘子，走将出来劝解，也不知缘故。见姚二妈在坐，又偷忙叙话，问姓张姓李，与董官人家何亲何眷。姚二妈一头答应，两眼私瞧，骨碌碌看上看下，私忖道：“世间怎有这般女子，若非天仙织

女转世，定是月里嫦娥降生。不知董秀才前世里怎样修得到，今世受用如此绝色，只怕他没福消受，到要折了寿算。”

这婆子方在惊讶，那知冤家凑巧，适当董昌从外直走进来。见姚二妈与徐氏及申屠娘子三人搅作一堆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因早间这场闷气在肚，正没处消豁，又见如此模样，不觉大怒，骂道：“好人好家，三婆不入门。你是何人，在我家说长道短，惹得不和睦。可知有你这歪老货搬弄，致使我家娘一向使心别气，如今一发啼啼哭哭的，成甚么规矩。”姚二妈也变色说道：“你做秀才的好不达道理，凡事也须要问个来历，却如何便破口骂人。我好意来此望望他，因平日受苦不过，故此啼哭，与我甚么相干？你不说自己轻慢晚娘，反说别人搬弄不睦。”董秀才听了，激得怒从心上起，骂道：“老贱人，这个话难道不是挑斗我家不和？”劈脸两个漏风巴掌。徐氏连忙来劝，董昌失手一推，跌倒在地。申屠娘子急向前扶起徐氏，劝解姚二妈出门，又劝解丈夫在徐氏面前，陪个不是，方得息了一场闹吵。这一番口舌，不打紧，正是：

饱学书生垂命日， 红颜侠女断头时。

这姚二妈原是走千门踏万户，惯做宝山⁽³⁸⁾的喜虫儿⁽³⁹⁾。乘便卖些花朵，兑些金珠首饰，忙里偷闲，又挨身与人做马泊六⁽⁴⁰⁾，是个极不端正的老泼贼。被董秀才打了两个巴掌，一来疼痛，二来没趣，心中恼道：“无端受这酸丁一场打骂，须寻个花头⁽⁴¹⁾摆布他，方销得此恨。”一头走一头想，正行之间，远远望见一个熟人走来。这婆子心里忽然拨动一个恶念，说：“若把那人奉承了这人，定然与我出这一口气。”打定主意，走上前一步，去迎这人。你道此人是何等样人物？原来此人唤做方六一，家私巨万，谋干如神，专

一交结上下衙门人役，线索相通。又纠连闽浙两广亡命，及海洋大盗，出没彭湖，杀人劫财，不知坏了多少人的性命。却又贩卖违禁货物，泛海通番，凡犯法事体，无一不为。更兼还有一桩可恨之处，若见了一个美貌妇女，不论高门富室，千方百计，去谋来奸宿。至于小家小户，略施微计，便占夺来家。奸淫得厌烦了，又卖与他人，也不知破坏了多少良人妻女的行止。因是爪牙四布，一呼百应，远近闻名，人人畏惧，是一个公行大盗，通天神棍。姚二妈平日常在他家走动，也曾做过几遍牵头，赚了好些钱财，把他奉做家堂香火⁽⁴²⁾。这时受了董秀才的气，正想要寻事害他，不期恰遇了方六一这个杀星，可不是董昌的晦气到了。

当下方六一见了姚二妈，满面撮起笑来，问道：“二妈，何故两日不到我家来走走？今日为何红了半边面皮，气忿忿，骨笃了嘴，不言不语，莫非与那个合口嘴⁽⁴³⁾么？”这婆子正要与他计较，却好被他道着经脉，便扯到一个僻静处，把适来被董秀才殴辱缘故，细细告诉一遍。方六一带着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却吃了亏哩。”姚二妈道：“便是无端受了这酸丁一场呕气，又还幸得他娘子极力解劝，不曾十分吃亏。”方六一道：“这样不通道理的秀才，却有恁般贤慧老婆。”姚二妈道：“贤慧还是小事，只这标致人物，却是天下少的。”方六一惊问道：“你且说他是如何模样。”姚二妈道：“那颜色美丽，令人一见销魂，自不消说。只这一种娉婷风韵，教我也形容他不出。六一官，你虽在风月场中走动，只怕眼睛里从不曾见这样绝色的少年妇女。”方六一道：“不道我侯官县有恁般绝色，可惜埋在酸丁手里。二妈，可有甚法儿，教我见他一面，也叫作眼见希奇物，寿年一千岁。”姚二妈笑道：“见他也没用，空自动了虚火。

你若有本事弄倒了这酸丁，收拾这娘子，供养在家，亲亲热热的受用，这便才是好汉。”方六一听罢，合掌念一声阿弥陀佛：“谋人性命，夺人妻子，岂是我良善人做的。你也不消气得，且到我家吃杯红酒，散一散怀抱罢。”姚二妈道：

“原来六一官如今吃斋念佛了，老身却失言也。”六一笑道：“你这婆子，也忒性急。大凡作事，自有次序，又要秘密，怎便恁般乱叫。况他又是个秀才，须寻个大题目，方能扳得他倒。”遂附耳低言道：“这桩事，除非先如此如此，种下根基，等待他落了我套中，再与你商量后事。做得成时，不要说出了你的气，少不得我还要重重相酬。”这婆子听了，连声喝采道：“如此妙计，管情一箭上垛。”方六一道：“我今要去完一小事，归时即便布置起来，明日你早到我家来，再细细商议。”姚二妈应诺，各自分手。正是：

继母生猜恨礼疏， 虔婆怀怨构风波；
阴谋欲攘红颜妇， 断送书生入网罗。

且说董秀才，一日方要出门到学中会文，只见一人捧着拜匣走入来，取出两个柬帖递上。董昌看时，却是一个拜帖，一个礼帖，中写道：“通家眷弟⁽⁴⁴⁾方春顿首拜。”礼帖开具四羹四果，绉纱二端，白金五两，金扇四柄，玉章二方，松萝茶二瓶，金华酒四坛。董昌不认得这个名字，只道是送错了，方以为讶。外面三四个人，担礼捧盒，一齐送入，随后一人头顶万字头巾，身穿宽袖道袍，干鞋净袜，扩而充之，踱将进来。董昌不免降阶相迎，施礼看坐。这人不是别人，便是方六一这厮。可知六一原是排行，他平生羡慕睦州豪杰方腊以妖术诱众，反于帮源洞，僭号建元。既与同姓，妄意认为一宗，取名方春，见腊后逢春之意，欲待相时行事，大有不轨之念。当下坐定，董昌开言道：“小弟从不

曾与台丈⁽⁴⁵⁾有交亲，为甚将此厚礼见赐，莫非有误？”方六一道：“春虽不才，同与先生土著三山城中，何谓不是交亲。弟此来一为敬仰高才绝学，庠序闻名，定然高攀仙柱，联捷龙门。自今相拜以后，即为故交，日后便好提拔。二则前日姚二妈闹宅，唐突先生，实为有罪。姚二妈乃不肖姨娘，瓜葛相联，方春代为负荆，敢具此薄礼请罪，万祈海涵。”说未了跪将下去。董昌慌忙扶起道：“一时小言，何足介意，这厚礼断不敢受。”方六一道：“先生不受，是见弃小弟了。”董昌推让再四，方六一坚意不肯收回，叫小厮连盒放下，起身作辞竟去。董昌年少智浅，见他这般殷勤，只道是好意。更兼寒儒家，绝少盘盒进门，见此羹果银纱等物，件件适用，想来受之亦无害于理。即唤转使人，也写个通家眷弟的谢帖，打发去了。

申屠娘子问道：“适来何人，是何相知，却送如此厚礼？”董昌将名帖送与观看，说道：“此人从无一面，据他说，姚二妈是其姨娘，因前日费口一番，特来代他请罪，二则慕我文才，要结识做个相知，为此送这些儿礼物。”申屠娘子听了，摇首道：“此事来得蹊跷，不可不察。”董昌道：“娘子何以见知？”申屠娘子道：“当今世情，何人不趋炎附势，见兔放鹰，谁肯结交穷秀才？且又素不识面，骤致厚礼，可疑者一；前日姚二妈不过小言，又无深怨，此人即系两姨之子，也何消他来代为请罪，可疑者二。况君子不饮盗泉之水⁽⁴⁶⁾；岂可轻易受人之物？”董昌笑道：“娘子忒过虑了，自来有意思的人，尝物色英雄于尘埃中，岂可以世情起见，一概抹杀好人。我看此人情辞诚笃，料无他意，不必疑心。”申屠娘子道：“我虽过虑，官人也休过信。”董昌道：“这个我自理会得。”到次日，也备几件礼物去答

拜，秀才人情，少不得是书文手卷诗扇之类。方六一尽都收了，留住便饭，董昌力辞，那里肯放，只得领情。名虽便饭，实则酒筵，方六一殷勤相劝，尽醉方散。至明日，姚二妈又到董家陪小心，称不是，一笑释然。

日来读书人最好奉承，董昌见方六一恁般小心克己，认定是个好人，并无猜虑，日亲日近，竟为莫逆之交。方六一不时馈礼请酒，自己也常来寻问董昌。他的念头，希冀撞见申屠娘子一面，看其姿色果是如何。那知这娘子无事不出中堂，再无由遇见。那姚二妈既挨身入门，也不时来攀谈闲话，卖些花朵，趋奉申屠娘子，博他欢喜。及至背后向着徐氏，却又冷言冷语的挑唆，徐氏一发痛恨儿子，巴不得即刻死了，方才快活。

方六一与董秀才往还数月，却没个机会下手害他。一日闻得泉州获了大伙海盗，那为头的浑名扳倒天，与方六一原是一党。六一知得这个消息，带了若干银子，星夜赶到泉州，寻相知衙役，到监门上用了些钱钞，进去探问。那班强盗见方六一来看觑，喜出意外，求他挽回搭救。六一道：

“我专为此而来，但不知招稿，可曾定否？”众盗道：“初解到时，大爷因事忙，即下了狱，随后又为有病，至今不出堂，所以尚未审问。”六一道：“如此就有生路了。”向扳倒天附耳低言道：“侯官学中，有个董秀才，久有异志，也结交四方豪杰，乘时欲图大事，官府渐渐也多晓得了。到审问时，众口一辞，竟招称董昌是谋主，纠结闽浙两广亡命，阴谋不轨。我等皆其庄佃，因威逼为非。拼些银两，买上告下，求当案孔目⁽⁴⁷⁾，将董昌装了头，众兄弟只做胁从。招中字眼放活了，待我再到京师，营谋个恤刑御史⁽⁴⁸⁾前来，开招释放，可不好么？”扳倒天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便是再生

父母了。”方六一又留银两与他们使费，急回威武来布置。扳倒天把这话通知众盗，及至审问，一口咬定董昌主谋，阴谋叛逆。

泉州府尹，大是明察，思想做秀才的，决无此事，定是仇口陷害。但既系众盗招扳，须拿来面质，才见真伪。又恐差捕役前去，必先破家，乃行文至威武州关提，州中转行侯官县拘解。这知县相公，是蔡京门下人，又贪又酷，又昏，耳又是棉花做的。方六一自泉州归时，先使人吹风到大尹⁽⁴⁹⁾耳内，说道董秀才素行不端，结纳匪人。又假捏地方邻里人，具个公呈，说董昌日与异言异服外方人往来，行踪诡秘，举动叵测。大尹见此呈与前言暗合，大是惊骇。方待拘问，恰好州中帖文又下，三处相符，更无疑惑，即差人密拿董昌。不道这差役正是方六一的心腹，飞来报知。六一分付：“连妇女都要到官，待我来解劝，方才释放。”差人受了嘱托，竟奔董昌家来，分一半人将前后把住，其余尽赶入去，将夫妻子母，并两个童仆，俱是一条索子扣住。这场大祸，分明青天打下一个霹雳，不知从何而起。问着差人所犯何事，却又不肯说，只言到县便知。扯扯拽拽，拥出门去。申屠娘子虽有智识，一时迅雷不及掩耳，也生不出甚计较。无可奈何，抱着儿子，只得随行。徐氏大哭大骂道：“这个逆贼，平日不把做娘的看在眼里，如今不知做下甚么犯法事体，连累我出乖露丑！”引动邻里间都来观看。

差人方带着董昌等要行，只见远远一个人走来，董昌望去，认得是方六一。即高叫道：“六一兄，快来救我！”方六一赶近前看了，假意失惊道：“为甚事体，恁般模样？”董昌道：“连我也不知是什么缘故，叩问公差又不肯说。”方六一道：“是甚事如此秘密，真奇怪。”董昌